



文史钩沉

郭沫若2011/6/08《文艺报》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文史钩沉 > 经典作家专刊 > 郭沫若2011/6/08《文艺报》

郭沫若评诗一偏

[发布时间: 2011-07-06]

[大 中 小]

北塔

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天才之一，正是天才使他经常有神来之笔和独到的发现。不过，有时他太倚赖天才了，使他的有些见解因仓促而偏颇，因缺乏慎思而不可谓明辨。

且举一例。他曾于《三叶集》中论断：“海涅底诗丽而不雄，惠特曼底诗雄而不丽。”其实，海涅何尝不雄，名句如

我从挪威的森林里拔下枫树，

蘸以维苏威火山的岩浆，

在无边的天空写下自由。

经常被人吟诵和引用——恰恰是作为积极浪漫主义雄迈诗风的明证。

而惠特曼又何尝不丽，如《火炬》一诗：

在我的西北海岸，在深夜中，一群渔夫站着了望，

在他们面前的湖上，别的渔夫们在叉着鲟鱼，

一只朦胧暗影的小船横穿过漆黑的湖水，

船头立着一支熊熊的火炬。

这多像一幅印象派的绘画，或一首意象派的小诗——精巧而悠然。

其实，任何大诗人的风格都不是单一的、片面的，而是驳杂的、多面的。因为其性别人格本身就不是单一的。根据笔者对文学史上大作家的考察。越是伟大的作家，其性别越模糊，越具有双性人格特征。女小说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认为完美的人格是双性人格，男诗人哲学家柯勒律治认为伟大的天才都是雌雄同体。雌雄同体的说法最早是柏拉图提出来的。他说，人就像植物一样，最初是双性的，后来才分成男女，分了之后人就不是“完人”，只是“半人”，所以一辈子要寻找另一半，遂有“求异冲动”。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“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气质”。按照这一说法，“求异冲动”可通过“求诸于己”来实现，或者说，“求异”就是“求己”，就是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。伍尔芙正是依循这样的逻辑，为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辩护。但是，在性别人格的构成和表现上，作家与普通人还是有所不同。普通人（尤其是女性）或者更多地压抑自己身上的异性倾向，或者没有找到一种可靠的表现媒介。而作家呢，一方面出于自由意志的强大和活跃，能够更多地表现自己的异性倾向，当然一般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。在普通人身上，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的表现是不平衡的，而世俗观念对这种不平衡是高度认可并且竭力维护。在伟大作家身上，这两种倾向能达到基本平衡，因为他们能超越那种“男女有别的”世俗观念。正是不男不女的人格特征使曹雪芹能设身处地地去体会“金陵十二钗”的脂粉意识，使莎士比亚能细致入微地去表现茱莉雅、戴丝德萌娜等女性角色的内在气质。

郭沫若自己也是，《女神》中既有豪放的巨制，如《天狗》：“我把全宇宙来吞了”、又如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：“无限的太平洋提

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”；也有婉约的篇什，如《Venus》：

我把你这对乳头，
比成着两座坟墓。
我们俩睡在墓中，
血液儿化成甘露。”

另外，由于海涅等德国浪漫派极为关注民歌，努力搜集民歌，并从中汲取养分，所以在风格上实在谈不上华丽，也许说“素朴”更合适些。而“素朴”，根据席勒的论述，无关乎“丽”或“雄”的范畴。

